

748859

032

1940

没有战争的二十天

西蒙诺夫 著

当代苏联文学



DANGDAI SULIANWENXUE

安徽文艺出版社

746859

032

032
1040



当代苏联文学

没有战争的二十天

四



F06746



安徽文艺出版社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двадцать дней без войны
根据苏联文艺书籍出版社1982年版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7, 译出。

没有战争的二十天 西蒙诺夫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66,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7,000

统一书号: 10378·4 定价: 1.15元

译者前言

在多民族的苏联文学中，西蒙诺夫(1915—1979)是独树一帜的著名军事作家。他具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写过诗歌、剧本、特写和各种体裁的小说，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同时他所写的这一切，又几乎全是关于战争的。战争之所以成了他创作的主要对象，是同他的整个生活经历和道路紧密相联的。1938年秋，一个二十三岁的文学青年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不久，作为《英雄的红军报》的军事记者，便立即被派往蒙古的哈勒欣河一带参加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芬兰战争期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记者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他没有来得及上前线，战争已告结束。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的苏联卫国战争中，作为《红星报》军事记者遍访了各个前线部队：1941年7月在莫吉廖夫附近参加几支突围部队的作战，在克里米亚的阿拉巴特斯特列尔卡沙嘴同步兵一起冲锋陷阵，在北极圈附近多次在敌人的后方登陆，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堑壕里日日夜夜同战士在一起，在被围困的敖德萨呆过，

2AF-114/07

去过库尔斯克的弧形战线，参加过潜艇的战斗航行，多次前往南斯拉夫游击队营地，在哈尔科夫出席了对战俘的初审，访问过被解放了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目击了法西斯军队在捷尔诺波尔的殊死顽抗，见到了凯特尔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的历史性场面，会见过许许多多的苏联著名将领和各个兵种的普通战士……如此广泛而丰富的战争经历，自然成了西蒙诺夫一生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

卫国战争期间，作为军事记者的西蒙诺夫，他所创作的战争题材的各类作品，一般地都是最早最及时地、极为敏感和真实地反映了那些严峻年代的苏联军民的业绩和心声，如抒情诗《等着我吧》(1942)、剧本《俄罗斯人》(1942)和小说《日日夜夜》(1943—44)等，它们不仅在当时的苏联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而且在我国读者中间享有一定声誉。在战后初期创作的剧本《俄罗斯问题》(1946)、中篇小说《祖国炊烟》(1947)和诗集《友与敌》(1948)等作品里，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颂了人民为反对侵略战争，争取持久和平的不懈斗争。在这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西蒙诺夫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获金，这在苏联作家中是少有的。这个事实本身表明了他的巨大创作成就和多方面的艺术才华。

卫国战争在苏联虽然早已过去，但战争依然是他创作的题材。正象1965年他在自己的六卷本选集的序言中所写的：“我在散文中所写的全部东西都是同伟大的卫国战争和这之前的远东战争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这也

包括我的大部分诗歌和剧本在内。好也罢坏也罢，显然直至目前，我曾经是并仍将是一个军事作家，我的责任在于要预先提醒读者，在打开六卷集的任何一卷时，他将一次又一次地碰上战争”。①

的确，直到去世，他仍然是一个军事作家。然而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和生活的变化，苏联的战争题材文学同样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同整个苏联文学潮流一样，它越来越重视和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及其遭遇与命运。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57）的问世，标志着这个变化的开端。此后二十余年里，苏联战争题材文学中掀起的一个又一个浪潮，其经久不衰的奥秘之一，恐怕同这一点不无联系。当然，西蒙诺夫也不可能处在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之外。在社会和文艺所经历的这个复杂的转变时期，西蒙诺夫在言论里和创作中，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有一些失误和片面性，但总的看来，他创作的剧本《第四个》（1961）、中篇小说《南方的故事》（1956—61）以及描写卫国战争全景的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1959）、《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和《最后一个夏天》（1971），不仅同当代苏联生活的进程息息相关，而且在战争的表现上有了新的角度和新的方面，既注意真实地描写人民的必胜的坚强信念和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功勋，又注意真实地再现那些严

① 《西蒙诺夫选集》，苏联文学出版社，1966年，莫斯科，第1卷，第5页。

酷岁月里人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饱尝的艰难困难、不幸及种种的内心感受；人物的全部感情揭示得比前个时期的作品更深刻了，而且是从多方面加以揭示。

其中所谓的个人生活的系列中篇《洛巴金札记》——《没有战争的二十天》、《我们不再见面》和《四步》，则是西蒙诺夫战争题材小说的这一新角度和新方面的明显体现。这决不是说在他先前的作品里从不涉及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事实上，任何一部优秀作品都不大可能割断对主人公的个人生活的描述。这是毫无疑义的，西蒙诺夫自然亦不例外。问题是在西蒙诺夫的过去的作品里，或者说在战后一段时间里，在“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把人物的个人生活置于艺术描写的主要位置上，在苏联战争题材的文学里毕竟是比较少的。对人物的个人生活的描写，不能不说是当代苏联文学在体裁和题材、内容和形式多样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西蒙诺夫对此曾经写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中篇小说，写它们的主角洛巴金？这因为我关于战争的许多东西还没有写，这些东西保存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正象我所表现的那样，可以在小说中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相当不自然。这还因为我还有不少未曾利用过的素材，它们同我在战争中的记者生涯有关，同我的生活有关。”^①正因为如此，西蒙诺夫在系列中篇《洛巴金札记》里，把卫国战争

① 西蒙诺夫：《已经写的和尚未写的书》，苏联《文学问题》1973年第1期第174页。

时期的《红星报》军事记者洛巴金作为中心主人公，把他和其他人物的个人生活作为艺术描写的主要对象。如上所述，西蒙诺夫在卫国战争的整整四年中，是《红星报》最积极、最活跃的军事记者之一。从这一点看，《洛巴金札记》是他的“自白”，是他今天关于战争的记忆和今天对生活所抱的态度。

在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里，西蒙诺夫曾经把自己职业上的同行——新闻记者辛佐夫作为书中的主人公之一，以他在前线的遭遇与命运为核心，展示战争的各个方面，观察各个人物的生活与行为。《洛巴金札记》同这种描写方法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作家在系列中篇里着意描写的是人物的个人生活——他们的爱情、家庭、悲欢离合……或者说，更多地是通过人物的个人生活来反映社会和时代。

作为系列中篇《洛巴金札记》之一的《没有战争的二十天》，顾名思义，是一部没有枪声的小说，然而它又是从枪声开头和以枪声接尾的。也就是说，它写的是洛巴金从前线返回后方和由后方走上前线这二十天里个人发生的事情。1942年12月19日，洛巴金冒着敌人的炮火，奉命从战场赶回莫斯科接受新任务，然后由莫斯科动身前往高加索前线出差，于1943年1月8日抵达南方战场，在途经塔什干、阿什哈巴德、梯比里斯的这段行程中，他遇到了生活和工作在后方的、过去相识和不相识的各种各样的人，叙述了他们的不同遭遇与命运。作家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战

争，但是战争无时无刻都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遭遇与命运交织在一起。

在莫斯科短暂停留的几天里，洛巴金唯一的孩子尼娜——中学十年级女学生，从伏尔加河滨的高尔基城赶来同父亲相会，同时他的妻子克谢尼娅也从遥远的塔什干赶来办理离婚手续。洛巴金就是这样带着战士的庄严使命和怀着对家庭生活的复杂心情，别离莫斯科和奔赴战场。在后方的这二十天里，他同患病的导演夜以继日地在电影制片厂修改根据他的特写改编的电影脚本；他同剧院领导和演员讨论如何更好和更真实地表现战争；他同多年不见的老友、诗人维切斯拉夫意外重逢后，进一步了解到后者过去的坎坷的道路和当前的孤独而困苦的生活，即使在为别人所不理解的情况下，仍一心要上前线；他同军工厂的工人会见，目睹了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为争取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种种自我牺牲；他在火车上同比自己小得多的年轻女子尼娜萍水相逢后，便相互倾心，他对尼娜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和尼娜父母由于战争带来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寄予了满腔的同情；他在深夜对格鲁吉亚诗人维萨里昂一家的访问，使他了解到他们虽然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他们唯一的十八岁儿子尚在前线作战，但是所有这些都把战争的胜利看得高于一切……小说中有一句话：

“关于对别人的生活和自己的个人生活的思考——毕竟是同对胜利的思考联在一起的。”这可以被看作贯穿于全书的主题思想。

同时，西蒙诺夫在小说中并没有局限于“没有战争的二十天”和“战争中的人”的描写，他始终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把人物在战争时期的体验和行为，同他们过去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欢乐与痛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小说还表现了这些人物是如何走向战争的。这样，在西蒙诺夫的笔下。历史与现实，抒情与叙事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多方面地、多角度地揭示人的命运与战争的命运的关系，并通过它们以揭示以及生活的真理和生命的真谛。这就是小说所要告诉我们的真正的东西。

洛巴金乘坐编辑部的“艾姆卡”牌小汽车从尔热夫附近回来，绕行到波哥列纳依·戈罗吉希的时候，碰上德机早班的狂轰滥炸，他躺在雪堆里躲过了这阵空袭。周围爆炸物散发出的焦味却把他熏得够呛。

如果在这之前五分钟赶过那队开往莫斯科的空卡车，他们的情况会更糟。前头两辆卡车被炸得遍体无存。幸好没有赶上它们，躺在雪地上躲过去了。

尽管看来十分愚蠢，但是这次绕行很可能使他们一命呜呼。在前线度过的两周，一次都没碰上这样近距离的轰炸，真够走运，其实还不仅仅是运气好。照实说，他去过斯大林格勒以后，这次到尔热夫是很不乐意的。这种危险感弄得他疲惫不堪，任何地方他都不愿去了。

轰炸结束后，他们已经朝前行驶了十公里，但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依然折磨着他。为了解除心口的痛楚，他叫司机把车停下，一块喝了点军用水壶里盛的酒，啃了几口冻得坚硬的面包干。的确，天气很冷，正因为如此才饮起酒来。

晚上，当洛巴金抵达编辑部的时候，主编不在。原来

主编飞到柯捷利尼科沃去了，德国人正企图从那里闯进斯大林格勒。女秘书告诉他，主编在清晨起飞前，曾把古尔斯基叫去，古尔斯基了解全部情况。

“请去找他好了！”

古尔斯基如今坐在另一间房子里办公，已不是去年他和洛巴金一起过着军营式生活的那间房子，——小一点，暖和一点，还有一个当床用的沙发。

“回来啦？请——请坐，或者躺——躺一下。”古尔斯基没有从桌旁的座位上站起身来，用手指了指沙发。“让——让我把社——社论写完，现在要在最后一段狠狠痛击一下第三帝国，把它送走后，我——我们再谈。”

他把桌上的香烟挪动了一下。

“抽——抽烟吧，别超出人道的界限。这里一大群人，都——都要吞云吐雾，我这个肺弱的城里人，只好坐在这里直咳嗽。打开通风小窗口罢，又冷——冷得吃不消。”

他说话的时候，头也不抬，只管趴在桌上写。古尔斯基现在主管文学部。真的，从前线归来的人，不管有事无事，都要挤在他这里，无非是想听听他的俏皮话。

“狠狠痛击完了，”几分钟后，他说。他把稿子整理了一下，走出去，又马上走回来，挨着洛巴金坐下。

“为什么他单把我留在那里，突然之间又把我叫回来？”洛巴金问。

“把——把你留在那里，我猜——猜想是让你写点关于解放尔热夫的东西，至于把你叫回来，是因为这个前景暂

时还看不到。他离开前线的时候，下了命令，要你写一篇综合性的东西，两底栏专论：去冬和今冬，去年与今年。给你出的这个题目，纯属我个人的意思。你们那边的反攻怎样啦？”

洛巴金耸了耸肩膀。

“平——平平常常？”

洛巴金没有吭声，他感到一阵厌恶。一般说来，对西线的情况给予这种评价是对的，但“平平常常”这个词，怎么也不能和一心想向前推进一公里或两公里的那种殊死的努力联系在一起，在最近这些日子里，他就是这种殊死努力的见证人。

古尔斯基对他的沉默报以微笑。他已经习惯于这种使人感到讨厌的不容辩驳的态度，并以此引为自豪。

“然而我——我有办法叫你高兴起来，”他说。“在——在柯捷利尼科沃那——那边，德国鬼子再也没有希望突破斯大林格勒防线。我——我们开始揍他们了，并——并且会揍得越来越狠。我曾请求和主编一起走，可是他却命——命令我呆在这里，还要按照他从那边下达的指示写社论。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帐。准备在哪里过夜？”

“我在莫斯科饭店的那个房间还归我用吗？”洛巴金问。

“归你用，它还能跑掉不成。”

“那我就去莫斯科饭店——写东西。”

“不——不用着急，”古尔斯基在分手的时候说道。

“你的样子很疲倦，如果明天交不出，天也塌不下来。还有备用稿呢。”

他虽然比洛巴金小十二岁，但谈起话来经常象个长者，他的意见是必须听从的。他对自己所喜欢的人总是关怀备至，想以此获得道义上的权力。

“好啦，”他在离开之前想起了一桩事，“有——有一封你女儿的信。”他在抽屉里翻了一会，然后把信交给了洛巴金。

“明——明天告诉我，她在那边的生活情况。”

莫斯科饭店虽然节约从事，但还是生了暖气。三星期前，洛巴金从斯大林格勒归来的时候，主编就曾安排他住在这里，当时只有两层烧暖气，现在三层全有了。人也多了。这是六楼值班女服务员告诉他的，他把从前线捎来的两罐美国焖猪肉中的一罐送给了她。

她为了对他表示谢忱，问他是否需要加条毯子。他回答说用不着，她又建议要给他洗一洗白衬袖，明天早上给他缝上去。

他走进房间，脱下衣服，把军便服拿去给她，回房后，便穿着衬衣和毛袜上了床，盖好了被子和短皮袄，开始看起女儿的来信。

这封信是从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寄来的，是他个人生活发生转变之后的结果，这种转变早就临头了，但如同迟到的雨一样，直到今年才突然发生：在他两次奔赴前线的空隙期间，他妻子在春天曾来莫斯科找他，向他声明，她

准备重新嫁人。

从去年十二月她那次荒唐的莫斯科之行以来，他恍然大悟，他们过的那种啼笑皆非的生活，是否还有必要再延续下去。但是，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决心，给自己提出一种所谓干脆一点的解决方案，旁观者看到别人的这种混乱现象，可以十分轻松地议论一番。可是他实在没有时间，因为战争爆发了，上了前线，马不停蹄地一会儿到这条战线，一会儿到另一条战线，再说决心也不够大，因为在高尔基城郊的农村里，同学校一起疏散到那边的，还有他们共同的女儿，女儿继续收到他们俩的信件，虽然已经感到不愉快的事发生了，但还不清楚到了何种程度。

无论如何，目前他是这样认为的。

还有一个原因。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正和另一个男人同居。他仍旧给她寄军属补助金，不管她同谁生活在一起，钱大概是她所需要的。如果他写信给她，他们应当离婚，这无非是在提醒她，他有可能使她丢掉这笔钱。这个想法又同另外一个想法联结在一起，使他深恶痛绝的：忽然她为了钱竟不惜编造某种卑鄙的谎言。

春天，她突然来到他这里。或许，她到莫斯科是为了别的什么事情，然而却说此行的目的首先是要在嫁给另外一个人之前先同他说说清楚。

前一天他才从克里米亚回来，心情很坏，显得十分阴沉，因为在凯尔钦斯克半岛上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回来后，与其说他明白了这些事情（其实他早就清楚了），不如

说亲身体会到了，自己也是个凡人，有可能白白地送死。他搜集到的全部新闻材料，以及在克里米亚到处为之奔波的一切，全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没有值得可供报纸写的东西。主编尽管急需得到材料，但也根本没有问他带来了什么东西。只是在见面的时候，比平常更使劲地握了握他的手，默默地祝贺他活了下来。

他倒活下来了……但别人的情况却依然在他脑子里回荡……

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可能影响了他同妻子的会面。他的妻子却以一种茫然不知周围情况的、怡然自得的心情来到莫斯科，准备向他作出解释。

她一大早下了火车就直奔编辑部。他常常在编辑部过夜，但是他们家的钥匙却在他那里。

值班守卫从楼下给洛巴金打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有一个叫克谢尼娅·谢尔盖耶芙娜的女人要求来见他。

洛巴金急忙穿上衣服，下楼往值班室走去。

她手里拿着小提箱，故意顺从地靠墙站着。他上前接过小提箱。

“家里的钥匙在你那儿？”她问。

他点点头。

“也许我们一起回家？”

“我们还是先上楼去，”他斜视了一下值班守卫说，既不表示“是”，也不表示“不”。他看了一下地方，把

小提箱放在办公桌下，值班守卫就坐在桌旁。“暂时放下”。他们登上三楼，走进房间，那年冬天他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常常住在这间屋里。她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坐在椅子的边上。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在一起，也许你还是吻吻我的手吧？”她说道。

这是某出戏里的一个场面。他记不得是哪出戏，但记得是某出戏里的一个场面，这使他很生气，也使他回想起，她现在是剧院文学部的主任，并同一个叫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院长住在一起。

“为什么你不打电报来，要不我就去接你了，这样做至少会显得聪明些，”他说。

她有些踌躇，他心里想，如果她不是只身一人来莫斯科，而他去接她，那末，这一切将变得不是更为聪明，而是更为愚蠢。

“或许，我们还是到家里去谈谈，不要在这里，在这间办公室里？”

“我住在这里，”——他说。

“你猜猜看，我是来干什么的？”她两眼盯着他问。她依然是那样妩媚动人，这一点，他象过去一样，不可能不看见。

“不，我猜不着，”他说。

这是真话。他同她生活了一辈子，几乎什么时候猜也不透下一分钟她会想些什么。